

的生命長流中，絕不是渺少的一點一滴，而是扼要的主流，所以世人對於他們的死如喪妣，如失依怙，你說他們死得多麼偉大，壯麗呢？還有古代岳飛的「盡忠報國」；文天祥的「以身許國」，精忠不屈，百死不辭；孔明的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；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堅毅不撓的精神，驚天地，泣鬼神的慘死。他們都盡了做人最大的責任，為國家，為人群而辛勞，而犧牲，所謂：「一生于憂患，死于安樂。」又何嘗不光榮而富有意義和價值的死呢？但有些庸庸俗俗，無所建樹的人，渾渾然而生，噩噩然而死，或為金錢而死，為酒色而死，甚至鉤心鬪角以致失敗而悲憤的死，這是多麼浪費生命的枉死啊！所以古人說：「知命者不立于危牆之下。」太史公說：「死有重于泰山，有輕于鴻毛。」這都是用以啟示我們，勸勉我們應該正視死的價值，不要把生命作無謂的犧牲呀！因此，人生雖然不免于死，但我們要在利害利權之下，死得有意義，有價值啊！

五、死後的問題

不錯，我們必須死得有價值，始不辜負我們寶貴的生命，但，我們為甚麼要死呢？我們永生不死的為國家，為人群不是更好嗎？死了以後還有靈魂的存在呢？抑或沒有靈魂的存在呢？關於這些問題，自古迄今，其宗教家，哲學家，科學家，都未有圓具的解答，甚至稱為聖人的孔子，亦說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。」由此，可見世人對於死後的糊塗了！

佛教呢？佛教的教主——智慧深遠的佛陀，告訴我們，使我們知道一切眾生本來具足一個靈明覺照，清淨湛照的自性，這自性是不生的，不死的，無來無去，永恆常住的，但可惜我們自無始時來一念不覺，不特對於勝義的真理不能覺知，就是世俗的一切客觀的物境，亦不能徹底的了解，於是認物為己，妄作諸業，由業而招感我們現在這個五蘊四大和合的色身。這個色身既然在眾緣和合的因緣之下而產生，那麼，眾緣是散的時候，自然會歸于烏有啊！不過，在我們自性中，所幻現的色身，雖然是無常的，死亡的，但我們

的自性是永恆不死的；這不死的自性，永恆的自性，不獨是我們真生命的所在，而亦是接受未來生命的主體。所以，佛教給我們的解答——我們流轉生死的原因，是導源于無明，而我們死了以後，絕對不是斷滅的，而是隨我們生前所做的善惡業緣，流轉三界，此死彼生，彼死此生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無有已時啊！

六、脫死的方法

死，既是一件最平常，而且無始時來所慣常的事，那末，有甚麼可怕可悲呢？所以我們可怕可悲的並不是一生的死，而是那一連串死亡的枷鎖，深深地鎖着我們純潔的靈魂，使我們沉溺在生死的苦海中，淹沒自己本有的自性，而在受無邊生死的痛苦啊！然而我們怎樣才可以粉碎死神的枷鎖，搶救我們純潔的靈魂？怎樣才可以枯滅生死的洪流，拔出我們沉溺已久的真如自性呢？這很簡單，只要我們肯接受佛陀慧水的洗禮，實踐佛陀慈悲的訓導，展開自利利他的工作，那自然可以斷煩惱，出生死，證菩提啊！照甚麼是自利利他呢？自利，就是依照佛陀所指示我們的真理，和教導我們斷惑證真的方法來控制自己情感的衝動，約束自己身心的放逸，澄清我們心

關於報刊所載「和尚」殺害「尼姑」一案本刊讀者曾紛紛編者，囑為辯解說明明；編者以臺灣地方情形特殊，好些寺廟裏的大德們，根本就分不出是僧尼或是居士？你說他是僧尼，他在廟裏拖家帶眷，抽煙喝酒比在家受過五戒的居士還要放浪一些；若說他是在家人，他又搖身一變，披上袈裟塔上大紅祖衣像煞一個出家人。所以我們不便隨便發言，果能在臺灣多傳幾次嚴格的大戒，自然這些怪現象也就不難淘汰了。今方倫老居士這篇評析的文字，非但替佛教洗刷了污點，並且還給這些住在廟裏，冒充僧尼的大德們，當頭棒喝！「勸君莫作無間業，入時容易出時難」囉！「佛教的安居節在緬甸」，是遠在仰光的樂觀法師本刊要求特寫的，法師過去在抗戰期間，曾組織僧侶救護隊遠征緬甸，著有一僧

寫在編後

地中自無始時來所積習的塵勞妄想，使我們恢復本來清淨，潔白，光明而恬靜的心境。利他是實踐佛陀大乘的教義，去指示眾生，教化眾生，饒益眾生，甚至為救拔一切眾生的危急和苦難而犧牲自己的生命。這樣，不但不會和普通一般人浪死，而做到光榮，偉大有價值的死，乃至進一步粉碎死亡的枷鎖——了生脫死啊！所以，佛教不但是人生的準繩和龜鑑，亦是指示人生脫離死亡的指南，我們要建設有意義的人生，昇華的人生，固然要學佛；而欲做到光榮而有價值的死，甚至了生脫死，更當要學佛。而且要刻不容緩的趕急學佛呀！要知道，人命是無常的，一息不來便成隔世了，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待何時度此身呢？更況我們生息在這戰雲彌佈，槍林彈雨的苦難時代，生命毫無保障，朝不保夕呢？有心冀求了生脫死的同志們，珍惜我們寶貴的生命，以我們生命的洪流來沖洗大地的腥血；以佛陀的真理之光來照耀撫慰每個眾生的心靈，做個生有利于世，死有益於後的人間菩薩吧！最後希望各位時刻要緊扣著自我警省的警鐘，而唱着：「鐘鳴板響，莫把光明遮面目，拈去飯來，常把生死掛心頭」的歌曲來警惕自己，勉勵自己啊！

侶抗戰救國史」曾獲蒙 總統嘉獎過；是一位很能寫作的比丘僧。

「悉達太子遊四門」，是由兩位本省青年合譯的，筆調頗流利，王炯之先生畢業於臺中師範，現執教於國校，為國畫家呂佛庭（半僧）居士之高足，「慧兒傾囊救災」的畫，也是他寫的，青年學佛，多才多藝，過去是本刊的忠實讀者，今後將為敝樹的青年作者了。

編者久欲為清除三毒的「文化清潔運動」大聲疾呼一番，但多為其他更重要的稿件，佔去了篇幅，僅在上期編者的話中，略略地提了幾句，主張清掃黃色電影，不意有心人王師兄少鵬居士，寫來一幅有關的漫畫，可惜寄來遲了一點，否則可以在更顯著的封裏刊出。希望有關當局注意焉！

十、一、寫於菩提精舍。